

信 使

傍晚，他们到达了基齐湖。那场大风可没有歇脚，挟裹着零落得可怜的黑桦树的树叶，捎带着白蒿枯折碎裂的尖啸，从前面的高岗上一掠而过。冻藓一样浊黄的太阳就被风头吞噬了，紫血和嚼碎的肉沫从风口的牙缝迸溅出来，喷在西边的天幕上，只一小会儿，那冻云变得脏黑。

黑夜紧跟着来临了，风毫无收获，掀动着被湖水浸湿的皮袄一般的夜色，绝望地啃咬、撕扯、呜咽着。密实的夜晚包裹着生灵恐惧地颤栗，并没有因此得到片刻歇息，反而因不知危险将从哪个方向降临更加憋闷了，喘息、颤抖几乎盖过了风声。所有的声音中，像老天爷连串的闷屁般呜噜含糊的声音是基齐湖发出的，黑夜中，更让人惊心动魄，仿佛凉得龇牙咧嘴的湖水兜头兜脚地浇在了光身上，透体冰凉，一摸就被冻住，一拽，连皮带肉地撕下，滴出粘稠的乌血。

这三个人是赶往大清边境要塞白柳的信使，穿着肮脏的皮号坎，蹬着沉重的牛皮乌拉，他们已在路上走了十天。

他们离开伴城的兵营时，伴城刚刚飞走最后一行大雁，整个伴城回响着衣里被套在砧板上被棒槌槌打的声音，黄昏弥漫着浆洗米汤的甜丝丝的味道。伴城的女人们刚刚开始赶制过冬的棉衣，汉子们在秋天收获的欣喜过后，又纷纷在喜欢的女人身上打磨功夫，伤了力。伴城的土道上洋溢着绵软的笑，冬天还远着呢，贮存过冬的木柴之前，他们想揪住秋天的尾巴耍上一阵子。

过早地穿上皮袄和牛皮乌拉本站官石邑带着驿兵马夫和贝伦走出城门，他们遭到了人们善意的嘲笑。他们说，到了基齐湖你们得脱了裤子晾一晾，那玩艺儿捂热生了蛆，就不遭娘们待见啦！只有几个经了世事的老人心有余悸地说，你们穿得少哎，风一吹，这皮袄就成了窗户纸，屁事不顶了。他们三个人回答取笑的汉子说，放心吧，从白柳回来，我们还赶得上吃你老婆的糯米豆包呢！让她焐热了被窝等着，让她看看谁的家什好使。他们回答冻怕了的老人说，放心好啦，你当我们是额尔古纳河的寒号鸟吗？那时他们胯下的马油光溜滑，膘肥体壮，站官石邑的贴身褂子里放着伴城将军写给守卫白柳的清军佐领崔挺的一封信函，站官石邑正为得到将军的垂青，在几个同僚中夺得了这个露脸的差事而洋洋自得。现在石邑想，他是把这次官差想得太温暖了，太简单了。

两天前，他们在一个鞑靼人的村子里听到了俄国人将要进攻白柳的消息，那一刻起，恐惧就扼住了这三个信使的脖子。一路上，石邑的手不时地摸摸腰里封着火漆的信，他生怕把将军的信件遗失了。将军把信亲自交到他的手上，郑重的神情使他相信这是一纸写给白柳的极为重要的命令。

为了赶到白柳，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紧赶慢赶，一场白毛风到底赶在了他们前面。此刻，大风仍在刮着，他们身上的衣服真成了窗户纸了，他们躲在一个土坎下面背风，实指望在天黑之前赶到基齐湖驿站歇马，没想到一场大风又把太阳刮没了。天黑得恁早，结果把他们撂在了该死的露天地里。

“要是有个背风的地方也好啊！”半年前，马夫从他的栗色儿马上摔了下来，摔断了门牙，说话漏风，总是含含糊糊。这会儿牙齿打颤，更加含糊不清了。马夫说：“等我回到伴城，一定到玉楼春睡他十天十夜。”

“你闭嘴吧，马夫，别他妈满嘴倒粪似的，这鬼天气，能活着回去就烧高香了，你他妈还想着窑子娘们的大炕呢，你要闻骚

味就闻我的马屁股吧！”贝伦用一块破布缠着一只马脚，他的马下午踏在一块石头上划破了踝骨，跑不快，他真怕这马倒下，那样他就彻底完了。

“我们走差路了。按路程算我们应该到达驿站了。”站官石邑紧紧地贴着趴倒的马身子，绝望地说。

“完了，我们到不了基齐湖了，我听人家说，一刮白毛风，就要下雪了，冷啊！我都快冻死了。呜呜——”马夫唏溜起来。

“该死的流放犯我真想杀了他。他把驿站盖在哪了？”石邑咒骂着，他又给两个弟兄鼓劲说：“挺着吧，过了基齐湖，就到白柳了最坏的打算也就两三天吧我们送的可是都统的命令啊！”

“去他妈的将军吧！去他妈的命令吧！”贝伦恨得跳了起来。“谁他妈想升官发财谁往前走好了，我可是要回去了，杀头也回去，总比死在这里强，我天亮就往回走。”

贝伦话音未落，麻木的脸被鞭梢抽了一下，皮帽子砰地一声。石邑的马鞭子劈头抽下来，贝伦没有感到疼痛，他像一头笨熊扑向石邑。“我杀了你，杀了你这个狗屁不是的站官。”

贝伦的腿被胆小的马夫抱住了。马夫说：“别打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打，还打。”

这个间隙，石邑又抽了贝伦一鞭子，这次贝伦感到了疼痛，他用力挣脱马夫，再次向石邑扑去。“你还抽我，你还抽我！”贝伦冰冷地流下两行泪，“你杀了我吧！我少遭罪了。”

就在这时，风声传来几声马嘶，马嘶过后是狺狺的狗吠，他们下意识地停了手，瞪大眼睛，石邑说：“你们听，是马嘶声，我们到了驿站的边上了。”

贝伦说：“狗叫了，谢天谢地，我们到达驿站了。”

马夫哭着说：“我们总算到达驿站了。”

奔波了一个白天，又在露天地里冻了两个时辰之后，这三个赶往边境白柳的驿兵终于来到了基齐湖驿站。

伴城通往白柳的路上，有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驿站，这些驿站还充当着方圆百里的通古斯人部落向朝廷纳贡的转运站。春天，雪水溶化，雪下面结了一冬的坚冰壳酥了，形成一道道很厚的冰棱，和蒙古人极其相像的宽脸庞、小鼻子、高颧骨的鄂温克猎人，就吆喝着他们三匹矮马拉着的雪橇犁开翻飞的雪泥，结队驶下来，雪橇上堆着不太丰厚的贡物，十几张狍皮，二十几张鞣制过的鹿皮，一捆不知用处的雉鸡翎，七八对棕熊掌。有一次，两个山羊胡子的猎手竟还载来了不知从哪弄来的俄国人的大肚子圆形炮弹。来驿站交纳贡物的还有达斡尔族的猎手，到驿站交纳了贡物，额尔古纳河恰好开始解冻，他们就要赶往那里准备动手捕猎大鳊鱼或者鲟鱼了。三年前，这一地区遭到了从额尔古纳河泅渡过来的哥萨克人的武装劫掠，这些驿站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破坏，一些驿站的满族官员被杀掉了。春天，两百名清军在崔挺佐领的带领下，前去白柳驻扎，以抵御哥萨克人的袭扰。崔挺佐领一路上重新设立了驿站。不知是他的疏忽，还是别出心裁，在跨过额尔古纳河的最后—个驿站——基齐湖，他竟然委派了一个流放犯在那管理驿站的事务。有关那个流放犯黄胡的传说，曾经有一段日子成了这条驿站上往来行人的当然的话题。传说中，黄胡是山东青州的一个在旗商人，做着丝绸和白瓷的生意，他的妻子却是一个小巧纤弱的汉人，黄胡用十两银子从一个古董商少爷手里买了她。没想到，一次外出购货回来，竟然发现古董商少爷从他的丝绸店里走了出来，他一怒之下，将古董商少爷打了一顿，没想到那是一个不禁打的花柳坯子，不出半月，竟然死掉了。古董商告到衙门，亏得他是个旗人，倾了家产，流放到伴城一百里外的山里。这倒也不奇，稀奇的是败了他家的那个女人，竟然不辞几千里的辛苦赶到了黄胡的流放地，坚决要求和他生活在一起。在驿站看见那个女人的驿夫们说，那可是一个标准的美人啊，长着一口好牙齿，啧啧，守着她，流放的黄胡过得比咱们滋润着呢！那个黄胡，啧啧，那个黄胡！

冷气和寒风一直从牙齿之间灌进腑脏里去，呛得他们呃呃地呕，空气也好像稀薄了，呼吸很难，他们睁不开眼，在马上一挺身子就被吹得摇摇晃晃。这三个人搂紧了马脖子，伏着马鞍，迎着风，驿马四蹄发软，吭哧吭哧地歪着头。走一会儿，他们又不得不跳下来，拽着马认一下路，挨着马身子往前走，走几步，又爬上马背，两里路的光景，他们用了半个时辰，总算见到了驿站的灯光。等到一个男人出现在驿站的栅栏门，石邑和马夫一齐跌坐在冻地上，他们说不出话了，贝伦的马两条前腿扑哧跌倒。不用说，这个站在栅栏口的高个男子就是传说的黄胡。他戴着一顶玛涅格尔人的狐皮帽，肥大的青布褂子，鹿皮绑腿下面是一双皮乌拉。黄胡左手提着一盏马灯，右手端着一把刀，待他看清皮号坎上的大个的勇字，立刻把刀交在左手，他没有搀扶站官石邑，虽然能看出他大小是个头目，他从贝伦的手里接过马缰绳，肩膀一扛，贝伦的战马打了几个响鼻，放了两个臭屁，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回头看了看石邑，把栅栏门大开开，拉着马先走了进去。

站官石邑和他的两个弟兄被引进一个大房间，屋子里很暖和。靠着窗户是一盘火炕，一堵火墙把里屋和外地隔开。这是一座木头房子，房子里外涂着厚厚的黄泥。房子里显得很空荡，靠着山墙的一面树架上堆着一些木柴和桦树皮，屋子中间还有一个地炉。这三个在大风中昏头胀脑的驿兵缓醒了一会，残忍的头痛就把他们困住了，寒冷过后脑浆开始解冻，让人感到冷热一塌糊涂的极度疲惫。马夫进了屋一头栽在炕上，贝伦倒是还有力量骂几句，他先骂了倒霉的天气，然后大呼小叫地提醒驿站的主人看护他的马。贝伦说：“看好我的马，老子还要赶路呢！我可不稀罕驿站里骗都不用骗的骡子。”

黄胡冷冷地看着他，他是一个看上去很阴沉的男人。“你还站在那干什么？你没听清大爷的话吗？你这该死的流放犯。”贝

伦把石邑的火气一古脑地撒在黄胡的身上，他又大声骂道。

黄胡没有转身，倚墙坐着的石邑和解鞋带的贝伦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回答：“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当心我打碎你的下巴骨。”

贝伦一下愣住，他张张嘴，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他到底没有再骂。站官石邑看着狼狈的贝伦轻蔑地笑了笑。石邑说：“兄弟，不要跟赶路的苦命人一般见识，能先搞点烟叶来吗？最好还能有点吃的。”

黄胡狠狠地看了一眼贝伦，笨重地走出去。一会，他拿着一筐笋烟叶，一壶酒和一块煮得很烂的马鹿肉走进屋子，鹿肉是一个时辰以前出锅的，现在已经冷了。石邑急急地往烟袋里揉了一撮烟末儿，屋子里立刻弥漫开点燃了干草或者苔藓一样的很辣的气味，屋子里的冷气在这烟叶的气味中变暖了。三个赶路人毫不谦让地喝起了酒，吃起了冷鹿肉，连饿带冻，他们实在挺不住了。他们躺下时，听见马厩里黄胡吆喝马匹的声音，他在往马槽里倒燕麦和细碎的干草。在窗外呼呼的风声陪伴下，三个驿兵沉沉地睡去了。他们谁也没有去想驿站里还有一个女人，就躺在他们隔壁的屋子里，更不会料到命定的灾难正一步一步地向这个大风中的驿站逼来，而且越走越近。

第二天，大风仍然没有停歇，气候变得更加恶劣，基齐湖隆隆的沉闷的水声，像排炮齐射一般，这响声和狂风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马厩里的马和驿站的几条猎犬不安地跳动和低吠。

三个赶路人一早晨醒来，站在驿站的松木障子边，天空刮得昏黄，看见驿站弯着基齐湖的灰色冻水艰难地伸向灰暗的北方，五十里外一带昏黄的山峦像一头斗败了的狼或者沙狐，缩头缩脑地趴在那里。他们一齐蹙紧了眉头，马夫恐惧地大张开嘴，他的沙眼因为大风的吹打，眼边乱糟糟地烂红着，不时地淌出浊泪。贝伦一次又一次走去马厩看他的走马。他每次去，马夫都提醒站官

石邑：“你看，他又去马棚了，这个王八蛋，他没准真会往回走呢！”石邑痛苦地看看马夫，看看天气，大口大口地吸辣嗓子的烟叶，烟叶浸过酒，他不时地咳一声，这时他顾不上理会贝伦，不怕杀头他只管跑好了，再说这样的天气他怎么能上得路呢？石邑忧虑的是他们无法如期到达白柳了，延误时日，真的耽搁军机，第一个掉脑袋的不是混蛋贝伦也不是委琐的马夫，而是他站官石邑。即使不掉脑袋，他也完蛋了，他好像看见自己帽子上军官的标志被摘掉了，他所有的希望都将破灭。

早饭时，他们见到了驿站的女主人。她穿着镶了蓝边的黑棉袄，脚上蹬着一双圆口布棉鞋；红彤彤的脸色，害了羞似的。她给他们端来煮好的茶，早饭仍是几块鹿肉，这时节伴城运往各驿站的粮食也许刚刚上路。女主人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漂亮，个矮，而且瘦弱，让人怀疑两个男人因她拼命的故事的可信成分。但女人的出现毕竟让男人畅快，烦躁的情绪也被冲淡了。三个人围坐在一张杨木桌子边，他们都极力地想让女人注意到自己。石邑说：“天气真糟啊，看来我们要在这住上两天了。打扰了，好客的主人。”他想说得好听一些，以显出自己不同于两个驿兵的身份。女主人抬起头，没有说话，温顺地看他一眼，那意思是说，那有什么呢，这里不是驿站吗？

贝伦粗声粗气地晒笑低头啃肉的马夫，“你干吗啃得这么响，跟马嚼草似的。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匹公马吗？”贝伦看看女主人，她浅浅地笑了一下，但笑纹随即被绷紧的肉抻平了。贝伦兴奋地露着牙花子喝茶，喝得呼噜呼噜响。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马夫，这个掉了门牙的胆小鬼讨女人的欢心可有他的一套本领。马夫咂着嘴说：“这茶煮得好呀！这肉做得香呀！”女人的出现使他们的忧虑减轻了。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们真的是流放犯吗？”贝伦不识相地问道。

这时院子里传来黄胡讨厌的声音：“我说，你是一捆卖不了

的秫秸吗？戳在屋里干什么？就不能出来帮我一把吗？”两边的障子被风刮歪了，还不至于倒，早晨马夫说要帮他的忙，呜噜呜噜地和他说了好半天话，可黄胡拒绝他帮忙，马夫说：“他好像吃了枪药，和谁都有仇似的。”现在女人在屋里站一会，他反倒喊她去帮忙。“这个该死的流放犯！”贝伦盯着忙不迭地走出门去的女人骂了一句。

女主人走了出去，贝伦神秘地说：“你们看见这女人哪长得最中看？”不等另两个回答，贝伦肯定地说：“你们肯定没看出来，牙，她的牙长的真好，那真是一口好牙啊！啧啧。”

马夫说：“谁没看见呢 她一笑我就看见了。”

贝伦不屑地说：“我要不说，你不定还纳闷呢，谁知道你的瞎眼刚才盯着哪了！”

有了这一番讨论，女主人再走进来收拾茶壶和刀盘，三个赶路人的眼睛一齐盯住了她的嘴唇，他们都不自觉地微笑着。

“你叫‘我说’吗 你当家的方才喊你‘我说’。”站官先说了话。

不等女主人回答 贝伦抢着说：“哪有叫‘我说’的呢？”

马夫想的是另外一回事，马夫说：“我说，把这块剩肉留在这吧 我还没吃完呢。”

“我说”被他们逗笑了，咧开嘴笑了，露出了一口真正的好牙齿，莹莹地闪着光，柔和、温润，像一片透明的浅黄软纸蒙了一块不能再白再亮的玉石，白色的光芒穿透了轻柔的黄晕；刚出壳的佳佳鸟喙上的嫩黄，不经意地蹭着了白鸽的羽毛。还怎么形容呢？任何比方都是拙劣的啊！如果男人会因为牙齿而恋上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一定是她。站官想起了在哈瓦河河口遇见的那个好看得令人心颤的女人。她的牙齿让人看了发冷，像一块马骨的断茬，白却没有光泽。

三个赶路人几乎是病态的痴迷，他们死死地盯着女主人，直到他们看见站在门口目光很冷的黄胡。黄胡的愤怒是明摆着的。

只要一闭眼，嫉妒就会像软弱女人的泪水一样，从眼睛汨汨地流出来。

将近中午，风小了一会，飘起细碎的雪花，簌簌地落在树枝上，草尖上，落在松针树叶覆着的腐殖土上；又过一会，雪花大了，像伴城城东姓李的棉花匠用弓弹好的棉团，蓬松着，粘塌塌地垂直下落。一团一朵的，大地很快白了。这时，站官石邑真的听见好像是弹棉花的声音，砰砰的，声音从驿站的正房里传出，使雪声变得吵杂，乱糟糟的。马夫走到院子里，他好奇地走到正房窗前，向里张一张，天啊，你说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黄胡拿着根木棍一下一下揍在女人身上，女人露在外面的手和脸都让他打出了血，她竟一声不吭任他施虐。

马夫转身跑回住处，也不掸身上的雪，就冲屋里的两个人喊：“那个女人挨揍了。”

站官和贝伦都愣了一下。贝伦翻身坐起来，“哪个女人，是女主人吗？”

马夫说：“不是她还有谁，那个黄胡抡着一条粗棍子，她身上都出血了，现在还在打，你听——”

果然，砰砰声更加清晰地传来。贝伦跳下地，嚷道：“该死的流放犯，他凭什么打人，我去杀了他。”

站官一动不动，只把眼睛奇怪地看看贝伦，贝伦就停了下来，石邑叹口气，“别去管那些闲事，”站官说，“我们还不够麻烦吗？”贝伦顿一顿，没精打采地一头放倒，好一会，他又恨恨地骂一句：“流放犯，该死的流放犯。”

傍晚，女主人又走进客人的屋子，送来了热腾腾的肉和酒，她的左颊，可以看见两条凝血的伤痕，眼睛泪汪汪的。这次他们怜悯地看她一眼，就没有再看。窗外的大风忽疾忽缓，障子吱吱嘎嘎地响。马夫的双眼闪动着恐惧的目光，看着呼呼嗒嗒的窗纸，贝伦大口喝酒，站官忧心忡忡。

基齐湖的曙色这天清晨呈瓦灰色。大风在半夜时停了，附近的湖面一连几日的涛声随即没了，风停之后，天气忽然转暖，就像小阳春的天气似的，让人难以置信。三个赶路人醒得早，天没亮就爬了起来。他们已经做好了上路的准备，站官走到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天空呈现着一百年后出现的旧照片一样的浊黄底色。他故意大声说话，想唤起仍然睡着的主人。站官说：“今天是个好天啊！”他使劲地咳：“咱们应该早点上路。”

粗鲁的贝伦干脆敲主人的窗户。很快黄胡披着棉衣提着裤子站在了门口，黄胡一脸的不满，“敲什么敲？”黄胡说，“又不是报丧。”

贝伦说：“叫你的娘儿们赶快弄吃的来，老子还要赶路。没睡够等老子走了再睡。”

黄胡抬头看了看天色，面色阴沉，咣当一声，他合上门，走回去了。好一会女主人才穿戴整齐，她干起活却不麻利，她耐性极好地吹灶坑的火，切着晒干的鲑鱼，这是准备喂狗的。驿站里养着八条狼一样的、让人十分苦恼和讨厌的杂种狗。从伴城一直到额毕齐河的黄金三十九站，这里的人们夏天用狗拖独木舟和帆船，冬天拉雪橇，狗甚至比马还重要。这个驿站只有两匹淘汰的口老了的战马，拴在马槽子边上，黄胡因此非常羡慕三个驿兵的马匹，虽然跑瘦了，但歇息两天，就支楞起了耳朵，精神了。黄胡起来后开始用葛藤捆绑围着驿站的障子，这时，马棚里传出两个驿兵的叫骂声，他住了手，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想走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用过去了，那个令人恶心的满脸粉刺的驿兵已经冲过来抓住他的衣领，唾沫啐在他的脸上，随后另一个驿兵把两匹马从马厩里牵出来。他立刻明白了，早晨喂马时他就看出了蹊跷。

正往口袋里装烟的站官听见院子里吵嚷，走了出来。院子里，贝伦把黄胡的帽子抓下来扔在样子堆上。抓着他的衣领一口

一个该死的流放犯地骂着，眼睛红了。马夫搬起他坐骑的一条后腿给站官看，马夫说：“蹄子上面钉了一个铁蒺藜，你看，你的马也是。”

马夫说：“我们还想吃晚饭上路呢！”

站官仔细看看，马夫坐骑的踝骨也钉着一个蒺藜，红骠马的伤腿打着弯，不停地颤抖，蹄子上方的一撮毛粘着血漫过的脏黄粪土。

站官狐疑地问：“真是你干的吗？兄弟，你为什么这么干？”

黄胡冷冷地看看站官，歪头看看五官挪了位的贝伦，冷冷地说：“你们要认定是我干的，就算是好了。不过，你最好把手撒开。”

“该死的流放犯！”贝伦撒开手，攥成拳头砸在黄胡的头上，站官没来得及阻止他，又一拳打在腮上，黄胡的嘴角流了血。马夫莫名其妙地满脸的兴奋。

女主人扔下手里的活，慌慌张张跑出来，惊叫一声，愣在那里，然后她疯了一样冲上前，挡在贝伦和丈夫的中间。

马夫在站官之前拉住了贝伦，他肯定是又把这当成了讨女主人欢心的一种方式。黄胡像是看穿了他，轻蔑地扬起下巴啐了一口，双眼喷火，骂的却是自己的女人，“这里没你的事。滚回屋烧你的火 赶紧打发这些大爷上路。”

女人表情复杂地逡巡一眼，低头走向屋里去了。很快，烟囱吐出大口大口的浓痰一样的烟。

马夫说：“咱们没法往前走了，走到白柳去起码得十多天，谁知道什么时候下雪，一下雪咱们就完了。咱们不如往回走，现在动身还来得及赶回十三站去过夜。”

站官奇怪地看看他，“闭嘴！”站官和黄胡骂的一样：“我让你闭嘴。”站官怒气冲冲地说，“走也要走到白柳去 你把马蹬挂到那两匹马的背上去。”

站官回头对黄胡说：“兄弟，只好借用你的马了。”

贝伦骂不绝口地从马棚走出来。这一会功夫，他已在那个棚子里抽出腰刀砍了一气，他砍翻了榆木槽子，挑坏了装草料的口袋。还不解气。他临出门一刀砍在门口的一架雪橇的左辕上，用力过猛，他晃了几下，才把刀拔出来。

黄胡没有说话，嘴角流露着残忍的笑意。

耽搁了一整天，驿兵们重新上路了。女主人的眼睛充满了怜悯，好看的牙齿咬住的好像是死神的衣襟，女主人没有说话，黄胡在身后盯着她呢！她给他们带了两块肉和一鹿皮囊鱼籽酱，是大鲟鱼的，这在伴城可是见不到的好东西。

站官道了谢，他们就出发了。远处的山峰正在冒烟，浓黄的烟晨曦中也看得见，那是一带活火山。路边高高的黄沙土崖崖顶长着桦树和松树。天气温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潮湿气息，路边灌木丛里的鸡屎条子、暴马子丁香静穆着，枯草里夹杂着野薄荷、旋复草，还有伸筋草的败叶。他们没看见鸟，最容易看见的画墨炭子也没有一只从山路上飞过。之后，他们就看见基齐湖了。中午，他们停下来打间，就在离他们不远的荒草中，他们看见了一艘铁壳帆船的残骸，船底倒扣，靠近驿站的这面翘着，地面被吐出来，形成了一个可以避风的五尺高、八尺宽的凹洞。毫无疑问，曾经有人在这里遭到了灭顶的灾难。这已经向他们昭示了不祥的征兆，但即使他们察觉到了危险，也逃不过这场灾难了。就在这时，湖面上水波荡动，一丝恐惧掠过，他们草草吃完中饭，火也不灭，就上了马继续赶路。他们又走了半个时辰，一场梦魇似的暴风雪就咆哮着来临了。

黄胡倚着门，心情复杂地看着三个驿兵消失在山岗的后面，他就这样站了好一会，直到听见女人发出的抽泣声。她瞪着泪光闪动的双眼一动不动地看着丈夫，脸上流动着绝望痛苦的神色，她的样子真是怕人，他打她的时候也没看见过她这样。他定定

神，故意轻松地说：“我说，咱们干吗要愣在这？”

她一动不动，也不答话，黄胡就有些焦躁，可胆怯还是从他的声音中泄漏出来。“这怨不得我，他们该死，”黄胡说，“我恨不得这些可恶的兵都死光。”他期待着她的回应，他失望了，女人闭了眼睛，已不屑看他。

“我敢说这活儿是他们自己干的，有一个不愿往前走了，就干了那活儿，那个当官的心里为数，只是不愿说出来。”他说的是马蹄子钉了铁蒺藜的事。

“你是死人吗？没听见我说话吗？”黄胡火腾地冲了顶。

她转身往回走了，他抡起拳头，就要砸到她的后背，她继续走，没回头。拳头没有落下来，黄胡好像忘了眼前的事，他抬起头，他想那三个赶路人运气好的话傍晚能够赶到额尔古纳河河口，但恐怕他们没有这个运气了，挨不到中午暴风雪就会将整个基齐湖变成另一番样子。他低声嘟囔：“你们是自找，这怨不得我。”

这天上午，女人始终对着前方的一片林子坐在门槛上，她被巨大的恐惧和懊悔扼住了。她紧紧地盯住林梢，生怕那会摇动起来。一丝微风掠动，也让她心跳得十几匹马在胸膛里跑过似的。她有时也厌恶地看看丈夫。他干什么都不顺手，一会钻进马厩，踢踢这，碰碰那，一会拿起斧子，吭哧吭哧劈木头，劈几下就停住看天，这个嫉妒的男人想着到底应不应该因为怨恨把三个人送给死神。他知道会变天，只是懒得告诉他们，他没做打发他们上路的准备，可他们竟辱骂他，向他的女人献殷勤，栽他的赃，还打了他。他极力想证明自己做的没错 嫉妒和怨恨使他丧失理智了。

他心情烦躁到极点的时候，啸声终于破空而至，林子竦竦抖动，很快那些树木如茅草一样摇动了。

屋子弥漫着干热的臭烘烘的味道，暴风雪一起，黄胡就再也不朝窗外看一眼了，他笨拙地点燃了地炉，然后脱下鞋子烤他的

裹脚布，翻过来掉过去地烤，汗湿的破布很快就干了，他也不移开，汗臭最后在空气中消失了，臭布被烤得鏊子一样热了，烫了他的手，他才激凌打颤。烂布掉进火里，忽地蹿起火苗，把他的脸映得黑红，他的目光仍然没移开火苗，他的脖项很粗很短，随着喉咙嚅动，耳后的两条血管突突地跳动，眼睛瞪着，一脸的蠢相。女人坐在窗边，一会看看丈夫，一会看看窗外，窗口的马粪纸隔断了她的视线。风雪撼动房门，像是要把整幢房子连根拔起似的。有一会，她甚至恐惧得喘不上气，手抖得抽了筋，端着的瓷碗叭地掉在地上，碎了。黄胡匆忙地瞟了一眼。这时，房门吱扭扭地响起来，女人猛醒，跳下地，来不及穿鞋就奔去开门，门开了，扑进来的是干燥的雪粒和沾水皮鞭一样硬硬的风。几个毛茸茸的脑袋和冰凉的嘴巴拱进来，驿站的几条杂种狗可怜地摇头，想挤进门里。女人无力地关上门，任那兽们在门外呜咽，刺耳地挠门。黄胡拾起碗碴扔进地炉的火里，嘎哑地说：“不用看了，他们不会回来。”好半天，向外看了看，又说：“没准他们真会回来也说不定。”他的牙缝里挤出的咒骂不再像一块生铁，如一个冻出水泡的萝卜了。“哎，这些该死的兵！”他叹口气骂道。

差不多半夜光景，驿站院子里的狗一齐狂吠起来。黄胡一骨碌爬起，外衣也来不及穿，蹬上鞋抢出门去。门一打开，冷气骤然扑入，炕沿上的灯扑地灭了，女人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喘不上气，只是干咳，拿火石的手怎么都不好使，好不容易点着灯，哆嗦着披上衣服，也来到院子里。黄胡已扶着一个雪人走到了门口。天啊！怎么只有一个？硬硬的门框雪团一样绵软，她再也靠不住，瘫了下去。

基齐湖被暴风雪翻搅得一片迷蒙，湖水狂怒地掀动湖面的薄冰，涛声像通古斯人部落的上了年纪的萨满做法时无力晃动的腰铃，憋闷可怕，让人更加心惊胆颤，失魂落魄。冰面正从湖的周围向中心迅速推进。他们下不定决心是往前走，还是奔回驿站里

去。贝伦骂道：“那个该死的流放犯，他把咱们送给额尔古纳河吃人的鳊鱼了。等我从白柳回来，一定一刀宰了他。”他吐着呛进嘴里的风和雪粒，眯着眼睛咳嗽，偏头盯着前面的路径。风雪已把不宽的驿路封住了，干枯的车前草在雪沫中凄惨地倒伏着。

“这样的天气你还想赶到白柳？额尔古纳河的雹子也会把你砸死。现在往回走还来得及。”马夫拨转马头，一直腰，身子就要栽下去。不幸的是，说话时，他们已经离开了那条救命的驿路。站官走在最后面，起先并没有恐惧，等到雪片变成雪粒，雪粒又变成冰糝砸到脸上，他才害怕起来。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的决定将自己和两个弟兄逼上了绝路。他的双腿不停地磕着马蹬，胯下劣马的后腿不争气地打起了摆子，背上冒出的汗珠结了一层冰晶，马夫的坐骑更让人担心，任他怎样鞭打，也拽不开步子。贝伦只好让自己的马慢下来，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失散。为了驱寒，他们不时地拿出在驿站灌满烧酒的鹿皮囊，迎着风喝几口，烧酒是居住在黄金十八站的玛涅格尔人烧制的，度数很低，已经成了冰凌和水混和的液体，难以抵挡愈来愈烈的寒冷。

傍晚到来前，有一会雪小了，他们走进了一片空旷的雪野。在一堆灌木丛的前面，他们发现了一个流着活水的泉眼，泉眼像一个黑色的深洞，冒着热气，涸开的地方可以看见一条小溪涓涓地在雪下面流走，雪上形成了一道浅浅的沟壑。严寒步步紧逼，细弱温和的泉水的热气扑进铁一般坚硬的寒冷，搏动的穹窿冲撞出一团团雪糝一般凝固的雾气。泉眼的四周结着碎冰和冰针，大自然仅有的一点温暖也在无力地后退。泉眼旁边，他们甚至看到了毛莲菜和矮葱的枯叶，还有几棵歌仙草。十多米的地方，雪里露着一颗驯鹿的头，那个可怜的小东西，可能在两个时辰之前就冻死了。在泉眼旁边稍事休息，饮了马，这时，他们忽然发现辨不清方向了。惊愕过后，马夫绝望地扑到泉水的热气里，放声痛哭。贝伦踢了他两脚，“起来，起来，你想死在这吗？我们得往

前走了。”站官绝望地想，这个时候也只有往前走了，要想活着，就决不能停下来，运气好，也许能撞进附近的通古斯人营地，遇见猎人搭在林子里的木屋也好。对回到驿站去，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贝伦拽开了艰难的脚步，站官抬头看看，也爬上马，马的后腿吃力地蹬两下才站稳了，见他们真的走开，马夫喊道：“别扔下我。”慌忙爬了起来。

他们走到了一片森林的边上，原始森林发着涛声一样的呼啸，站官决定沿着林子边走，枯折的树枝不断落下，隐隐传来凄惨的狼嚎，四周充满了恐惧，危险像被一根脆弱的茅草系着，随时都会掉下来，砸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终于又看见基齐湖灰蒙蒙的湖面了。他们拨转马头奔去湖边，就在这时，灾难降临了，一颗腐了树根的碗口粗的松树咔嚓一声倒了。树冠看上去很慢地罩在他们的头上倾斜下来。贝伦的马最先脱离了危险，转过头，他看见站官的马腿一软，跪倒在雪上，马身子压住了站官的左腿，站官绝望地叫一声，树梢把马夫的坐骑扫倒在地，站官则被结结实实地压在下面。

严寒将这个人毁了，他穿着城里人灰不溜秋的皮髦，却蹬着一双赶山的鹿皮鞋，从他的装束辨不出他是猎人还是其他的什么人。他几乎是被拖进驿站的，冻得五官挪了位，四肢冰柱一样，硬梆梆的，不会动了。他的眼眶竟然给冻裂了，只有细细的一条缝可以看见眼珠涩滞地转动着，流露着痛苦。他蠕动了两下嘴唇，血立刻涸开，嘴唇上的冻疮粘在了一起，他不可能发出声音。看得出，他经过艰难的跋涉，他的靴子里插着马刺，他的马也许在天黑之前就死掉了。他的靴子和脚冻在一起，驿站的女主人费了好大劲才给他脱下来。露出一双瘦脚，皮肤粗糙多毛的细脚杆使她吃了一惊。女主人带着狐疑把他的脚用雪搓了搓。一会儿，他的双脚变成了乌黑的颜色。黄胡怜悯地看着废掉了双腿的赶路人，轻轻地叹口气。女主人含着泪给赶路人喂水，黄胡小

声说：“让我来吧！”女人的泪流了出来，这个人眼见着活不成了，他至多也不过二十五岁，鼻子下面的两撇小胡子还没变硬呢！她又想起了早晨上路的那三个人，他们的情形也许还赶不上眼前的这个人，恐惧使她的手颤抖起来。黄胡伸手接她的水碗，她下意识地躲开，意味复杂地看他一眼，黄胡竟然低了头，露出了满面的羞惭。

喂了几口水，黄胡方才替赶路人除下帽子，他和女人都愣住了，灯光下，他们看见的是一头发红的黄色鬃发。这时，冻伤的人终于发出声音了，他双眼流泪，呜噜呜噜地喊着，每用一次力，黑血就从嘴里冒出几缕。他身上还没死掉的神经正在被痛苦啃噬着，他说不成话，只是幅度很小地摇头，女人本能地忘记了狐疑，觉得无法安慰他，哭出了声。

外面的风声小了，一弯凉月在云中疾速穿行，时隐时现，黄胡走到院子里，心怦怦跳，他在为一件事下着决心。屋子里一声高一声低地传出惨叫，可怜的陌生人做着临死的挣扎。

陌生人在月亮西斜的时候停止了呼吸，驿站的四周笼罩着灰白的雾气，风头已经过去，粗一些的树枝停止了摇摆，黄胡终于下定了决心，提起风灯走去马厩，他驱出几条杂种狗，在妻子的惊愕中套好了雪橇，又从屋里取出一些干鲑鱼放上雪橇，咕噜咕噜喝了几口酒，戴好皮帽，用一条熟牛皮扎紧了皮大衣。黄胡对女人说：“你在屋里吧，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把他们拉回来。”

黄胡流了泪，说：“你别怪我，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这几个该死的兵，要是我不在驿站里，他们说不定会把你怎么样呢！说你牙好的时候，他们的霉就倒定了。”

他擦擦胡子上的鼻涕，指指死掉的赶路人，说：“等我回来再给他找一个好地方，这个可怜的家伙，没准他还是一个毛子呢！”

女人麻木地送他出了门，差不多一天一夜的恐惧搞得她极度